

《狮吼记·梳妆》

主要角色

陈季常：巾生

柳氏：五旦

苏院公：付

情节

陈季常应苏东坡游春之约，其妻柳氏恐夫冶游，约定如有妓陪伴将施以杖责。

注释

宋代诗人苏轼（字子瞻，号东坡）赠其好友陈慥（字季常，别号方山子）诗有句云：“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诗意原是引用佛家典故，说陈季常好佛，听到讲解教义，好似狮子吼声的振聩发聋，手里拄杖堕地，思想上茫然若失。明代剧作家汪廷讷把这两句诗附会虚构为陈季常惧内的故事，写成了《狮吼记》传奇。

在《梳妆、跪池》之间，还有一出《游春》，可以连演，也可省略。这是两出喜剧，舞台演出比较生动，但有宣扬“夫纲”的糟粕，以及列举妒妇的例子，冷僻难懂，今已分别作了修改。

根据《振飞曲谱》整理

（陈季常上。）

陈季常（引子） 谈空说有遇名僧，看破浮生，了悟浮生。

（念） 老天生我意如何？受尽闺中恶折磨。早知今日妻纲肃，何苦当初作丈夫？

（白） 卑人陈慥字季常。曾在东坡家雪堂，得遇佛印禅师，谬结同心之契，常聆出世之谈，欲仗人士因缘，消我前生孽债。咳！茫茫苦海，堕落堪虞；泛泛慈航，皈依颇切。怎奈我妻……

（陈季常嗽。）

陈季常（白） 妻房柳氏，生性跷蹊，遽难化悔，我只得甘心忍耐。今已辰牌时分，不知娘子起身否？

（柳氏内嗽。）

陈季常（白） 言之未已，娘子出来了，只索整衣而待。

（柳氏哈欠上。）

柳氏（引子） 朦胧春梦莺啼醒，绿窗外日移花影。

（白） 喂，鹦哥！

陈季常（白） 喂，鹦哥！

柳氏（念）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陈季常（念）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柳氏（白） 喂，鹦哥！

陈季常（白） 喂，鹦哥！

柳氏（白） 吓？

陈季常（白） 吓？

柳氏（白） 啊！

陈季常（白） 是，是。娘子拜揖。

柳氏（白） 陈郎，今日出门，为何恁早？

陈季常（白） 卑人欲寻东坡谈禅，谁想他先不在家了。

柳氏（白） 太早了。

陈季常（白） 是，是，太早了。

（柳氏哈欠。）

陈季常（白） 娘子，看你云鬓虽乱，意态更妍，恍如宿醒太真，绝胜捧心西子，怎不教人可爱也！

柳氏（白） 我也不要你虚头奉承，只要你实心贴服！

陈季常 (白) 娘子，我和你呀！
 (懒画眉) 似关关匹鸟两和鸣，
 柳氏 (白) 坐了。
 陈季常 (白) 是，告坐了。
 (懒画眉) 夫唱妻随协气生，
 白头相爱还相敬，
 我怎忍反目徒伤结发情。
 柳氏 (懒画眉) 幽情贞静博芳名，
 (白) 你做丈夫的，
 (懒画眉) 宜室宜家道未行。
 陈季常 (白) 哟！若论刑于之化，卑人其实不让于文王，但恐娘子未如淑女哟！
 柳氏 (白) 吓？哪见得我未如淑女哟！
 陈季常 (白) 娘子，卑人与你取笑呀，怎么认真来介？
 柳氏 (白) 吓？谁与你取笑！
 陈季常 (白) 是取笑吓。
 柳氏 (白) 哪个与你取笑吓！
 (懒画眉) 都是你做耍成真白取憎！
 陈季常 (白) 是，是。卑人今后，再不敢取笑了。
 柳氏 (白) 这才便是。
 陈季常 (白) 哟！夫妻么岂是取笑得的？不可吓不可！
 柳氏 (白) 陈郎。
 陈季常 (白) 在。
 柳氏 (白) 什么时候了？
 陈季常 (白) 是，待卑人去看来。已牌时分了。
 柳氏 (白) 取镜台过来，待我整妆。
 陈季常 (白) 是，敢不小心？敢不效劳？娘子，镜台犀梳，象牙眉掠，俱已停当，请娘子整妆，待卑人伺候。
 柳氏 (懒画眉) 轻尘拂去镜光明。
 陈季常 (白) 妙！
 (懒画眉) 照得你丰采翩翩百媚生。
 柳氏 (白) 啊呀咦！怎么在背后，做我的鬼脸？
 陈季常 (白) 卑人怎敢做娘子的鬼脸介？
 柳氏 (白) 我明明在镜中看见的，还要抵赖！
 陈季常 (白) 喔！我看娘子镜中的影儿，好似对门张……
 柳氏 (白) 吓！张什么？张什么？
 陈季常 (白) 喔，好像对门张家媳妇一般。
 柳氏 (白) 喔，原来你看上了什么张家媳妇，兀自来比我！啊呀咦！
 (柳氏打。)
 柳氏 (懒画眉) 我把菱花搨破恨难平。
 陈季常 (白) 啊呀又说差了！娘子不要动气，卑人与你打扇如何？
 柳氏 (白) 好吓！
 陈季常 (白) 又被你抢去了！
 柳氏 (懒画眉) 这丹青扇面是何人赠？
 莫不是掷果潘安远寄情？
 (白) 这把扇儿，倒也精致，一定是年少风流之物。是哪个与你的？
 陈季常 (白) 是个小朋友送与我的。
 柳氏 (白) 小朋友？多少年纪了？
 陈季常 (白) 卑人看他，约有十六吓，十七吓……
 柳氏 (白) 到底多少？
 陈季常 (白) 喔唷，多者十八岁了。
 柳氏 (白) 咳！罢了吓罢了！
 (柳氏撕扇。)
 陈季常 (白) 啊呀！怎么扯碎了？娘子！

(懒画眉) 你捻酸吃醋全不怕外人听，
书中长舌宜三省。

柳氏 (白) 三省，三省，打得你投河跳井！

陈季常 (白) 啊呀，什么说话？

柳氏 (白) 家人们听者！
(懒画眉) 免使东君喜送迎。

(苏院公上。)

陈季常 (白) 娘子不要动气，卑人与你捶背。

苏院公 (念) 为有看花约，因传折柬来。
(白) 几里是哉，等我叫一声。
喂，陈相公！

陈季常 (白) 娘子，外面有人，待我出去看来。

柳氏 (白) 不许去！

陈季常 (白) 为什么？

柳氏 (白) 恐怕是小朋友！

陈季常 (白) 是，是。

柳氏 (白) 待我去。

苏院公 (白) 喂，陈相公！

柳氏 (白) 啐！是个老佣。
陈郎出去看来。

陈季常 (白) 卑人不去。

柳氏 (白) 为何？

陈季常 (白) 恐怕是小朋友。

柳氏 (白) 多讲！

陈季常 (白) 是，是。
是哪个？

柳氏 (白) 我且听一听。

苏院公 (白) 陈相公，是我。

陈季常 (白) 原来是苏院公。到此何干？

苏院公 (白) 奉家爷之命，南郊外花市可观，特请相公一游，并无别客，特邀琴操奉陪。

陈季常 (白) 噤声！

柳氏 (白) 陈郎！

陈季常 (白) 喔，来了。

苏院公 (白) 啥说勿得个？

陈季常 (白) 你在外边坐坐。

苏院公 (白) 是哉！
(苏院公下。)

陈季常 (白) 啊呀！“琴操”二字，不知娘子可曾听见？

柳氏 (白) 陈郎快来！

陈季常 (白) 喔，来了！

柳氏 (白) 是哪个？

陈季常 (白) 苏学士请我游春，并无别客，帖儿在此。

柳氏 (白) 唔？我方才听见什么“琴”吓？“操”吓？

陈季常 (白) 没有什么“成”吓，“要”吓。

柳氏 (白) 琴操奉陪，如何瞒我？

陈季常 (白) 娘子听错了。他叫卑人“陈慥”呀。

柳氏 (白) 我倒好笑，哪有主人请客，反呼客名之理？

陈季常 (白) 娘子有所不知。卑人向在洛中，曾拜子瞻为兄，兄呼弟名，古之常礼。

柳氏 (白) “琴操”一定是妓名。

陈季常 (白) 娘子，今日游春，无妓无客。

柳氏 (白) 若有妓，回来，便怎么？

陈季常 (白) 若有妓……喏！卑人甘心受责。

柳氏 (白) 既然自招，唔，奈家法无大刑法，也罢！你到间壁去问李大嫂，往常打李大伯

的竹篾借来一用。

陈季常 (白) 是。

柳氏 (白) 去噓!

陈季常 (白) 噢。

柳氏 (白) 快去!

陈季常 (白) 是。咳! 羞人答答, 叫我如何开口?

柳氏 (白) 啊呀!

陈季常 (白) 喔哟哟!

柳氏 (白) 怎么在背后骂我?

陈季常 (白) 卑人怎敢骂娘子介?

柳氏 (白) 你在那里说些什么?

陈季常 (白) 我说李大嫂家的竹篾, 也是时刻要用的, 莫若自做一根, 免去求人。是这等说呀!

柳氏 (白) 也罢! 我见你书房中, 有根青藜杖, 倒也颇坚, 尽够你受用的了。快去取来!

陈季常 (白) 是。

柳氏 (白) 快去!

陈季常 (白) 噢。

柳氏 (白) 快走!

陈季常 (白) 是。

天吓! 怎么偏偏被她看见了? 咳? 藜杖吓藜杖, 想刘向当年赖尔呵!

(解三醒) 扶着你好一抒游兴,
今做了挞良人难忍之愆。

柳氏 (白) 快来!

陈季常 (白) 噢来了。哧!

(解三醒) 我非斩钉截铁方刚气,
端只为惹草拈花放荡情。

(白) 娘子藜杖在此哟!

柳氏 (白) 取来!

陈季常 (解三醒) 你且全支应。

柳氏 (白) 要打就打, 权不得!

陈季常 (白) 难道无事端端也要打?

柳氏 (白) 自然吓!

陈季常 (白) 哟!

(解三醒) 倘违约束,
任你施行。

(苏院公上。)

苏院公 (白) 哪说还勿出来?
陈相公!

陈季常 (白) 娘子, 来人候久了。

柳氏 (白) 且唤他进来。

陈季常 (白) 是。
苏院公呢?

苏院公 (白) 陈相公, 快点去罢。

陈季常 (白) 且慢, 大奶奶着你进见。

苏院公 (白) 是哉。

陈季常 (白) 且慢, 见了大奶奶, 须要下个全礼。

苏院公 (白) 此道, 在行个。

陈季常 (白) 娘子, 苏院公来了。
见了大奶奶。

苏院公 (白) 是哉。
大奶奶, 老仆磕头哉。

柳氏 (白) 老人家罢了。

陈季常 (白) 免了。

苏院公 (白) 免了么就罢哉。大奶奶呼唤，有啥吩咐？
 柳氏 (白) 老人家。
 苏院公 (白) 大奶奶。
 柳氏 (白) 烦你回去，多多上复你家老爷，说我家相公，久已受戒，永不见妇人之面。
 苏院公 (白) 唔、唔、唔。
 柳氏 (白) 吓？
 陈季常 (白) 是、是。
 柳氏 (白) 休得引乱他心，有伤雅道。
 苏院公 (白) 格个大奶奶，但放其心，我哩老爷年纪一把，说也笑话，还是一个童男子来。
 柳氏 (白) 呀啐！
 赶他出去！
 陈季常 (白) 走出去！
 苏院公 (白) 啥童男子，说勿得个吓？
 (苏院公下。)
 陈季常 (白) 娘子，方才只道卑人哄你，难道来人的说话，也是说谎不成？
 柳氏 (白) 你们的说话，
 (苏院公上。)
 柳氏 (白) 哪里信得？
 苏院公 (白) 陈相公！
 陈季常 (白) 喔，来了。
 柳氏 (白) 就是这样去吗？
 陈季常 (白) 就是这样去吓。
 柳氏 (白) 我且问你，此去若有妓，回来，打多少？
 陈季常 (白) 一下也不打。
 柳氏 (白) 好大胆！
 陈季常 (白) 竟是打一下。
 柳氏 (白) 少！
 陈季常 (白) 三下。
 柳氏 (白) 还少！
 苏院公 (白) 啥个三下？拉笃算账哉。
 陈季常 (白) 竟是五下。卑人去了。
 柳氏 (白) 住了！此去若有妓，回来，要打一百！
 苏院公 (白) 喔唷！要打一百！
 陈季常 (白) 喔唷！啊呀娘子，哪里打得起这许多？
 柳氏 (白) 定要一百！
 陈季常 (白) 呀呸！就是一百，卑人去了。
 苏院公 (白) 好哉，那么出来哉。
 柳氏 (白) 且慢。先要打一下，做个样儿。
 苏院公 (白) 还要打来。倒要看看个。
 陈季常 (白) 娘子，卑人招了么就是了，怎么还要打一下做个样儿介？
 柳氏 (白) 不打不许去！
 陈季常 (白) 喔，不打不许去？如此在哪里打？
 柳氏 (白) 爬在椅儿上。
 陈季常 (白) 娘子，看在夫妻情份，打轻些。
 柳氏 (白) 打起来看！
 陈季常 (白) 娘子打轻些介。
 柳氏 (白) 我晓得，爬着！
 陈季常 (白) 娘子打轻些介。
 柳氏 (白) 啊呀！
 (柳氏打。)
 陈季常 (白) 喔哟哟！
 柳氏 (白) 记着！
 (柳氏下。)

苏院公 (笑) 哈哈……
陈季常 (白) 吓，吓，苍头什么好笑？
苏院公 (白) 勿，勿，我想着仔前五年格一句笑话了，拉里笑。哈哈……
陈季常 (白) 如此你先去，说我就来。
苏院公 (白) 是哉。喂，陈相公，方才大奶奶手里，拿子直格粗、直格长，怕跌挞，打格是落个？
陈季常 (白) 喔，方才大奶奶一时着恼，在那里打个人呀。
苏院公 (白) 喔，打个人呀？
陈季常 (白) 打个人呀。
苏院公 (白) 我认道打只狗了，哈哈……
陈季常 (白) 啊，啊，岂有此理！
苏院公 (白) 格么就来介！
(苏院公下。)
陈季常 (白) 娘子吓，你好聪明也！怎么就晓得有妓？我方才没奈何，只得招认藜杖一百，倘被她知道，怎么处？呀呸！且图眼前一乐，明日再作道理。正是：
(念) 柳色莺声及早春，出门俱是看花人。藜杖扶我桥东去，
(白) 喔唷！
(念) 路上行人欲断魂。
(白) 唔，且顾眼前一乐，且顾眼前一乐！
(陈季常下。)
(完)